

# 解頤拾穗 (八)

何宇白

## 人頭

這個年頭，搞「人頭」把戲的蠻多；不祇多

，而且光怪陸離，集古今中外的大成。初而是「人頭支票」，繼而則「人頭借貸」、「人頭債權

」、「人頭頂稅」，以至信合社、農會等民間組織的「人頭社員」、「人頭會員」。凡此種種，

有些是少不得點甜頭；有些則惹禍上身，比起真正的把頭砍掉還痛苦。不管分甘、共苦怎麼樣，

拖下一淌渾水的，大都是呼冤叫屈。一些人說，他們被蒙在鼓裡，壓根兒不曉得怎麼一回事；另

一些人說，知是知道一點點，沒料到被借去的「人頭」價碼如此驚人；又有些呢？說是實逼處此

而爲之；倒還沒聽見有心甘情願將「人頭」借出的坦白者。人頭爲身體的主腦，其存其沒，性命

攸關；對每個人來講，什麼也比不上它重要，試問丟了腦袋瓜還會生存嗎？儘管醫藥科技如何發達，人造肺、機器心臟、義肢……層出不窮；却

沒見「義」也、「人造」也、「機器」也的腦袋發明。除非神話上的申公豹可以切下頭來向姜子牙賣弄一番，孫悟空可以和虎力大仙打賭砍腦袋，

呂洞賓可以被綁上法場嘗試挨刀的滋味，以及聊齋的陸判官可以爲朋友的醜老婆動美容手術，

換上一個美人頭。可是神話畢竟神話，比魔術師的表演虛幻得多，怎可信以爲真？所以人頭也者，須臾不可離也，怎可借給他人；「一借荊州」永不歸還，還成什麼人的形象？即使魂遊地府，也變成無頭之鬼，不齒於鬼類。

可是人頭出借却自古有之。戰國時代，秦王政的心腹大將樊於期，懷於伴君如伴虎，遠逃北燕，受到燕政府的政治庇護；詎奈秦王大施壓力，要求燕國引渡。同時燕亦正圖設法刺殺秦王，

以維國本。燕太子丹遂和荆軻密議，大動樊將軍的「人頭」腦筋，以便趁着獻樊頭機會，面見秦王，將他一劍刺死。因此太子丹向樊將軍開口借

人頭，後者慨然借給。根據雙方授受情形，確屬兩廂情願。又在三國時代，曹操兵「征」袁紹，師老戰場，補給困難。管糧官請示辦法，經操面

允扣減每名兵卒的口糧，嗣以軍營怨聲沸騰，近乎譁變。曹操立將管糧官「人頭」砍下示衆，罪名是剋扣軍餉，平息了一場風暴。不過，他曾事

先和管糧官說過：「不管剋扣一事是誰的主張，總之暫借一下你的人頭替我背黑鍋，你死後，家屬我會好生照顧的。」那麼這種人頭的借法，似

屬知情而實逼處此，非借不可的又一類。第三類是，東吳孫權爲了奪回荊州，趁關羽正和曹操的

軍隊在襄樊一帶交鋒，派呂蒙偷襲後方，將這位後世稱爲武聖的關公俘獲處死。但以西蜀的報復堪虞，竟將關聖人的頭顱送交許昌的曹操，表示他的殺關羽全係遵照曹操的指示；諺所謂：「東吳殺人，移禍於曹。」這也算是借關公的人頭來

推卸本國的責任。此種借法，當屬於被借者全不知曉，怪不得玉泉山關公顯聖，要在雲端向老和尚高呼「還吾頭來」。第四類是，中緬邊境的卡瓦山，一種叫卡瓦族的，每年都要偷借好幾顆外

客的人頭裝在竹筐中，抬着四處遊行，以爲豐年祭祭品。祭後高懸在可耕田土的四周木柱上，任其風化。有了他人的犧牲，本身便可獲「神」床，大事豐收。這豈祇被借人頭者毫不知情，簡直是爲了私利，不擇任何手段，「和尚打傘」——無法無天的借法。……其餘還有各種，罄竹難書，總而言之，都是借人頭——真正人頭的實例一斑，由此便可概見其餘。

至於目前所流行的「人頭」這樣，「人頭」那樣，並非真正人頭，而是人頭的象徵。曾記得三國志演義記載：諸葛亮南征孟獲，於班師時道經瀘水，愁雲慘霧，風起水湧。他問孟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孟答以這是江神惱怒，照例以人頭若干爲祭，便可平息。武侯畢竟高招，以麵製假

人頭設祭江畔，蒙江神不加檢驗，照變不誤，風平浪靜，准予通行。——應該說是人頭的象徵。不過這種象徵，神易瞞，人却不易欺；怪不得諸葛亮的麵捏人頭今日不管用。至大限用來放焰口做法事的，或者佛家秘宗的麵捏諸般頭顱，人間世仍以現行通用的「人頭」象徵為準。「人頭」說是象徵，照說比借去真人頭就身與俱亡、一命嗚呼好過得多。但是揆乎情理，大大相反，軀殼雖存，而人「形」已毀；生命猶在，負下的責任、愧疚，不會「一了百了」的。所以這「人頭」之借較諸人頭所受痛苦，根本無法比擬。「人頭」真的、假的已若前述，其間迥然異趣，應該說是「大異」，但有一些似乎不無相似，也應該說是「小同」。有如論其借的類型，應用於真人頭者，亦可適於「人頭」，所稱：「兩廂情願，知情而實逼處此，被借者全不知曉無法無天的借法。」真人頭有之，「人頭」亦有之。「大異小同」，真佩服人類思想對智慧型的犯罪，推陳出新，挖空思想，倒不僅「李代桃僵」、「移花接木」的雕蟲小技可望其項背的。如不信，「人頭」的運用靈活，便是活生生的證明。

## 開倒車

報載近有一男士因和其友打賭，竟然開倒車從臺南到臺北，不幸被路警攔阻，罰予重鍰而勒令退回。也算是一個「倒行逆施」的實踐。最難得者，不是爲了「此路不通」、「知難而退」，而是故意爲之，一嘗開倒車的滋味。如果說有志前進、奮不顧身者有獎；那麼對於有志開倒車，

其勇氣不無可嘉。偏偏世俗汙於成見，愛進而惡退，以前進爲道德教條，後退爲落伍思想。合乎世俗，便認爲常情；反之，則是變態。對常情該獎，對變態便當處罰。對嗎？

就事論事，將車後退的開倒車是「真刀真槍」的表演，與譬喻思想、行爲、小的措施、大的政策，在後退、在落伍、在倒行逆施，在想打通「時空隧道」等的「開倒車」名同而實異。不過，管它開倒車是真車真開也好，「開倒車」是喻人喻事也好，倒者退也，都與前進方向相反，與世俗常情異趣。由於真車倒退的所見不多，而喻如退車的人也、事也、物也的「開倒車」觸目皆是，茲特申論後者——「開倒車」。

「開倒車」，不退則已，一退驚人，有些倒退千年萬載，有些倒退幾十年，不管長短退，直一退耳。編「人猿泰山」的洋影劇作者，身居廿世紀，硬要以茹毛飲血，與犬豕遊，與木石居的時代做背景，塑個人猿泰山的形象出來，公然獲得千萬影迷的歡迎，無遠弗屆。或許有人認爲，這不過「戲言」耳，並不足以證明「煞有介事」。然而不然，中外大哲學家如老子，竟在已有禮義之邦高唱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」的「開倒車」論調；如莊子，也竟在西周王朝「開倒車」去三代以前好久的部落時期，發思古之幽情，「夫赫胥氏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遊。」以志嚮往；又如希臘的柏拉圖、英國的謨耳，均不滿現實，緬懷古往，理想國、烏托邦，「開倒車」退得越遠越好。或許又有人認爲，這祇是哲學

家們的一廂情願，想入非非，並不足以說明真有「開倒車」的事實存在，却亦不然，試看「開倒車」的幾樁典故，堯舜的「禪讓」，自夏商周家天下之後，再經春秋、戰國、秦、西漢、東漢，共約兩千多年的時期，都不玩這個調調兒。可是曹操的大公子曹丕，既以「父子兵」要取漢獻帝而代之，却什麼方式不用，偏要「開倒車」到堯舜時代，以「禪讓」大典完成篡業。其次要提及的是王莽，自從篡漢而即「真天子」之位，政治方面的官制、地名，經濟方面的各項措施（均田、六筭、五均、貨幣……）照「開倒車」不誤，無睹於眼前實況，越古越好。民國初年的「洪憲帝制」，「張勳的辦子軍復辟事端」、「抗戰時東北僞滿皇帝溥儀的粉墨登場」，莫非「開倒車」的具體事實。至於其他次一等，再次一等的「開倒車」者殊屬不勝枚舉。依常情來批判，有關諸如此類的「開倒車」，似皆不合。不過，論事業，一旦「帆不順風」、「路不通行」，應不應「開倒車」轉進呢？論征戰，攻堅不克，死傷殆盡，縱皆置於死地，於戰無補，又應不應「開倒車」呢？如果「開倒車」百無一失的話，怎麼有些好戰績會以退爲進而獲致？有些大人物會以「急流勇退」馳名？有些在困擾中以「退後一步自然寬」而令心態平衡？有些以「退讓」爲美德？……這些莫不是「開倒車」，却因此而絕路逢生。那麼，就其效果來肯定價值，「開倒車」不見得都不好。總而言之，人間世，事事物物，有不好。得其實，不好也好；失其宜，好也不好，「開倒車」也不例外。